

Yuan Ye

园冶

手绘彩图修订版

〔明〕计成／撰 倪泰一／译注
中国古代园林别墅营造第一精心之作



非外借

园冶

Yuan Ye
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丛书

〔明〕计成 / 撰

倪泰一 / 译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园冶/[明]计成撰;倪泰一译注. 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7.5 (2017.11重印)

ISBN 978-7-229-11657-6

I. ①园… II. ①计… ②倪… III. ①古典园林—造园林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TU986.2②TU-098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5325号

园 冶
YUANYE

[明]计成撰 倪泰一译注

策 划 人: 刘太亨
责任编辑: 刘 喆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特约编辑: 何 滢
封面设计: 日日新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4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9.5 字数: 350千
2009年7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2版 2017年11月第2版第6次印刷
ISBN 978-7-229-11657-6

定价: 6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最近几年，众多收藏、制艺类图书都以图片为主，少有较为深入的文化阐释，很有按图索骥、立竿见影之势，却明显忽略了“物”应有的本分与灵魂。有严重文化缺失的品鉴已使收藏界变得极为浮躁，赝品盛行，为害不小，这是许多藏家和准藏家共同面对的烦恼。真伪之辨，只寄望于业内仅有的少数品鉴大家很不现实。那么，解决问题的方法何在了呢？专家给出的唯一建议，就是深入传统文化，读古籍中的相关经典，并为此开出意见基本一致的必读书目。这个书目中的绝大部分均为文言古籍，没有标点，也无注释，更无白话。考虑到大部分读者可能面临的阅读障碍，我们诚邀相关学者进行了注释和今译，并辑为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丛书”予以出版。

关于我们的努力，还有几个方面需要加以说明。

一、关于选本，我们遵从以下两个基本原则：一是必须是众多行内专家一直以来的基础藏书和案头读本；二是所选古籍的内容一定要细致、深入、全面。然后按专家的建议，将相关古籍中的精要梳理后植入，以求在同一部书中集中更多先贤智慧和研习经验，最大限度地厘清一个知识门类的基础与常识，让读者真正开卷有益。而且，力求所选版本皆是善本。

二、关于体例，我们仍沿袭文言、注释、译文的三段式结构。三者同在，是满足各类读者阅读需求的最佳选择。

为了注译的准确精雅，我们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多次交叉审读，以此减少误释和错译。

三、关于插图的处理。一是完全依原著的脉络而行，忠实于内容本身，真正做到图文相应，互为补充，使每一“物”都能植根于相应的历史视点，同时又让文化的过去形态在“物象”中得以直观呈现。古籍本身的插图，更是循文而行，有的虽然做了加工，却仍以强化原图的视觉效果为原则。二是对部分无图可寻，却更需要图示的内容，则在广泛参阅大量古籍的基础上，组织画师绘制。虽然耗时费力，却能辨析分明，令人眼目生辉。

四、对移入的内容，在编排时都与原文作了区别，也相应起了标题。虽然它牢牢地切合于原文，遵从原文的叙述主线，却仍然可以独立成篇。再加上因图而生的图释文字，便有机地构成了点、线、面三者结合的“立体阅读模式”。

“立体阅读”对该丛书所涉内容而言，无疑是妥当之选。

还需要说明的是，不能简单地将该丛书视为“收藏类”读本，但也不能将其视为“非收藏类读本”。因为该丛书，其实比“收藏类”更值得收藏，也更深入，却少了众多收藏类读物的急功近利，少了为收藏而收藏的平庸与肤浅。我们组织编译和出版该丛书，是为了帮助读者重获中国文化固有的“物我观”，是为了让读者重返古代高洁的“清赏”状态。清赏首先要心底“清静”；心底“清静”，人才会独具“慧眼”；而人有了“慧眼”，又何患不能鉴真识伪呢？

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丛书 编辑组
2009年6月

巧于因借，精在体宜（代序）

计成，字无否，号否道人，江苏苏州吴江县人，生于明万历七年（1579年），卒年不详。为明末著名造园家。计成根据其丰富的实践经验，整理了修建吴氏园^[1]和汪氏园^[2]的部分图纸，于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写成了中国最早、最系统的造园著作——《园冶》，这也是世界造园学上最早的名著。计成还是一位诗人，时人评价他的诗如“秋兰吐芳，意莹调逸”。遗憾的是其诗作已散佚，今人难以窥其风貌。

《园冶》共三卷。卷一包括兴造论、园说以及相地、立基、屋宇、列架装折等部分，可以看作是本书的总纲。卷二详述装折的重要部分——栏杆。卷三由门窗、墙垣、铺地、掇山、选石、借景六篇组成，最后的借景篇为全书的总结。作者认为借景乃“林园之最要者也。如远借，邻借，仰借，俯借，应时而借。然物情所逗，目寄心期，似意在笔先，庶几描写不尽哉”。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本书的点睛之笔。

《园冶》一书的精髓，可归纳为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，“巧于因借，精在体宜”两句话。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是说造园应达到的意境和艺术效果。明代中后期，士人普遍追求所谓“幽人”的闲情逸致之情怀。在园林设计中体现出“幽、雅、闲”的意境，营造出一种“天然之趣”，是当时园林设计者的最高追求。为此，作者对建筑、山水、花木进行了精妙的艺术剪裁，以诗词意境为据，以山水画为蓝本，创造出一幅虽

经人工创造，但又不露斧凿痕迹的自然图卷。如叠山，作者认为“最忌居中，更宜散漫”。谈造亭，作者认为亭子建造在什么地方，如何建造，要依周围的环境来决定，使之与周围的景色相协调。再如楼阁，作者认为必须建在厅堂之后，可“立半山半水之间”，“下望上是楼，山半拟为平屋，更上一层楼，可穷千里目也”。这些观点，无疑都是精彩之论。

“巧于因借，精在体宜”是《园冶》一书中最为精辟的论断，也是我国传统的造园原则和手段。“因”是讲园内，即如何利用园址的条件加以改造加工。《园冶》中指出：“因者，随基势之高下，体形之端正，碍木删桢，泉流石柱，互相借资；宜亭斯亭，宜榭斯榭，小妨偏径，顿置婉转，斯谓‘精而合宜’者也。”而“借”则是指园内外的联系。《园冶》特别强调“借景为园林之最者”。“借者，园虽别内外，得景则无拘远近”，它的原则是“极目所至，俗则屏之，嘉则收之”，方法是布置适当的眺望点，视线得以越出园垣，园之全景尽收眼底。如遇晴山耸翠的秀丽景色、古寺凌空的美景、绿油油的田野之趣，都可通过借景的手法收入园中，为我所用。这样，造园者巧妙地因势布局，随机因借，就能做到得体合宜了。

南宋之后，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，江浙一带人物荟萃，大量息政退思、独善其身的士大夫致仕在苏州、无锡、扬州等地广造园林，以清赏自适的生活为乐。到明代中晚期，社会经济日见昌盛，国库渐渐丰盈，士人中享乐主义风行，造园艺术更是蓬勃兴起。因此，江南园林艺术得到长足发展。

江南园林寄寓着造园者的文化意趣与人生追求，“三分匠，七分主人”体现了造园者整体把握能力的

重要性。《论语》中孔子称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，中华文化中的山水情怀体现在当时的各个领域，尤其在平面的绘画和立体的园林两大领域更见其趣。明代造园思想中，将庄子的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观点融进佛家的“芥子纳须弥”中，成为“人即宇宙，宇宙即人”的精神建构。《园冶》在哲学内涵上即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。所谓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，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哲学思想。“天开”是标准，是“本源”，而“人作”必须符合“天开”的标准。在造园中，要求顺应自然脉理，按照自然山水景物的生存机理和形态特征去构筑景观，而“不烦人事之工”，以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。将人的内在“心”与人工建造的园林和自然三者融通，这正是“天人合一”理念在造园中的体现。

《园冶》是我国古典造园思想的集大成者，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理想园林范式表现了明代士人的生活理想，即“足矣乐闲，悠然护宅”，“寻闲是福，知享即仙”。作者极重形式美，创造出了一幅幅悦目、悦耳、悦心的美丽山水图卷，每一个具体物象都具备了蕴含情感、意绪、思想的“赏心”功能，达到了园林美感的最高层面。

除了遵循自然天成的境界外，《园冶》在造园艺术上亦追求灵动洒脱之气、曲折委婉之美、空灵远逸之景，使园林在整体上达到精美而不显雕琢，清新素雅而不崇贵丽矫饰，简约守拙而不豪华烦琐，含蓄幽深而不一览无余，远逸超脱而不拘泥于浅薄俗套的极高境界。

《园冶》，原名拟为《园牧》，有经营构制之意，当时计成友人曹元甫建议改为《园冶》，“冶”原为铸造熔冶，引申为精心营造之意。曹元甫是阮大铖的同年

友人，后来计成通过曹元甫而结识阮大铖。阮大铖曾帮助计成刻印《园冶》并为之作序，然而，“大铖名挂逆案，明亡，又乞降满清，向为士林所不齿”（见陈植《园冶注释序》）。由于这一原因，竟使《园冶》长期遭受冷遇。

大约在乾隆时期，本书即有翻刻、传抄本，并曾改名《夺天工》。因受到日本造园界大力推崇，本书方才引起中国学术界重视。民国以后，研究《园冶》的学者增多，并出现了不少译注本，存世《园冶》版本演变如下：

1. 明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，阮大铖刻本。此本现存日本内阁文库。北京国家图书馆存有残本。全书三卷，一册，每半页十三行，每行二十五字，白口四周单边，无鱼尾。版心上镌书名，中镌卷次，下镌页码。前列阮大铖序、郑元勋《园冶题词》、计成自序。阮序后题“皖城刘炤刻”，卷末钤“安庆阮衙藏版”。

2. 日本宽政七年（1795年，清乾隆六十年），隆盛堂翻刻《木经全书》本（简称“隆本”）。1971年日本渡边书店影印桥川时雄藏本。

3. 日本宽政七年（1795年），抄录华日堂翻刻《名园巧夺天工》本。

4. 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，陶湘石印本，收入《喜咏轩丛书》。此本卷一、卷二据明崇祯刻本影印，卷三据抄本重印。一册，行格同明崇祯八年刻本，内封题“涉园陶氏依崇祯本重印 / 辛未三月书潜题”。

5. 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，营造学社铅印本（简称“营造本”）。此本三卷，一册，每半页十行，每行二十三字，黑口四周单边，单黑鱼尾。版心中镌书名卷次，下镌“营造学社”。前列朱启钤《重刊园冶

序》、阚铎《园冶识语》、阮大铖《冶序》、计成自序、郑元勋《题词》。牌记为“共和壬申（1932年）中国营造学社依明崇祯甲戌安庆阮氏刻本重校印”。

6. 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，大连右文阁铅印本。

《园冶》是一部在世界园林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。作者在书中除了阐述对园林艺术的精辟见解外，并附有园林建筑插图235幅。在行文上，《园冶》采用以“骈四俪六”为特征的骈体文，语言精当华美，在文学史上亦有一定地位。

天逸斋主人

己丑年二月于十米居

【注释】〔1〕吴氏园：明天启三至四年（1623~1624年），计成应常州罢官文人吴玄之邀，为其设计并建造了一处面积约5亩的园林，即“东第园”，此为计成的成名之作。

〔2〕汪氏园：崇祯五年（1632年），中翰汪士衡请计成在江苏仪征县城西建成“寤园”，即清康熙《仪真县志·名迹》中的“西园”。

《名迹》中如是记载：“西园，在新济桥，中书汪机置。园内高岩曲水，极亭台之胜，名公题咏甚多。”此园既成，计成名噪一时。

自序

【原文】不佞^{〔1〕}少以绘名，性好搜奇，最喜关仝、荆浩^{〔2〕}笔意，每宗之。游燕及楚^{〔3〕}，中岁归吴^{〔4〕}，择居润州^{〔5〕}。环润皆佳山水，润之好事者，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，予偶观之，为发一笑。或问之：“何笑？”予曰：“世所闻有真斯有假，胡不假真山形^{〔6〕}，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^{〔7〕}？”或曰：“君能之乎？”遂偶为成“壁”，睹观者俱称：“俨然佳山也！”遂播闻于远近。适晋陵方伯吴又于公闻而招之^{〔8〕}。公得基于城东，乃元朝温相^{〔9〕}故园，仅十五亩。公示予曰：“斯十亩为宅，余五亩，可效司马温公‘独乐’制^{〔10〕}。”予观其基形最高，而穷其源最深，乔木参天，虬枝拂地。予曰：“此制不第^{〔11〕}宜掇石而高，且宜搜土而下，令乔木参差山腰，蟠根嵌石，宛若画意；依水而上，构亭台错落池面，篆壑^{〔12〕}飞廊，想出意外。”落成，公喜曰：“从进而出，计步仅四百，自得谓江南之胜，惟吾独收矣。”别有小筑，片山斗室，予胸中所蕴奇，亦觉发抒略尽，益复自喜。时汪士衡中翰^{〔13〕}，延予銓江^{〔14〕}西筑，似为合志^{〔15〕}，与又于公所构，并驰南北江焉。暇草^{〔16〕}式所制，名《园牧》尔。姑孰曹元甫先生^{〔17〕}游于兹，主人偕予盘桓信宿。先生称赞不已，以为荆关之绘也，何能成于笔底？予遂出其式视先生。先生曰：“斯千古未闻见者，何以云‘牧’？斯乃君之开辟^{〔18〕}，改之曰‘冶’可矣！”

时崇禎辛未之秋杪，否道人暇于鹿冶堂中題

【注释】〔1〕不佞：不才，自谦之词。佞，多指巧谄善辩，此

处指才。

〔2〕关仝、荆浩：都是五代时画家，以善绘山水闻名。

〔3〕游燕及楚：燕，燕国，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；楚，楚国，在湖北湖南一带。

〔4〕吴：吴国，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。此处作者指自己家乡江苏。

〔5〕润州：隋代州名，治所在今镇江市。

〔6〕胡不假真山形：何不借用真山的形态？胡，疑问代词。

〔7〕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：勾芒，指春神；拳磊，用小石头堆积起来。

〔8〕适晋陵方伯吴又于公闻而招之：晋陵，古县名，在今江苏常州；方伯，对布政使的恭称，又称藩台、藩司，明清时期主管省一级民、财政的官员；吴又于，万历进士，曾任江西布政使。

〔9〕温相：指元代温国罕达，曾任集庆节度使。

〔10〕可效司马温公“独乐”制：司马温公，指司马光，死后追封温国公；独乐，司马光曾在洛阳城南筑“独乐园”。

〔11〕不第：不但。

〔12〕篆壑：沟壑似篆书形状。

〔13〕中翰：官名，明清时内阁中书。

〔14〕盩江：古县名，在今江苏省仪征县。

〔15〕合志：志趣相合。

〔16〕草：草稿、初稿。

〔17〕姑孰曹元甫先生：姑孰，古城名，在今安徽当涂县；曹元甫先生，安徽当涂人，著有《博望山人稿》。

〔18〕开辟：开创。

【译文】我在少年的时候就因绘画而闻名，生性爱好搜寻奇妙的胜景，最喜爱关仝、荆浩笔下的意境，常以他们为师。我游历了北方的燕地和南方的楚地，到中年的时候回到家乡江苏，选择了在镇江居住，镇江四周都是优美的山水风光。有爱好园林的人，取用形状怪巧的石头放置在竹树林间作为假山。我偶然看见这些假山，不觉为之一笑。有人问我：“你为什么

发笑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听说世上有真的就有假的，为何不借用真山的形态，而要假得像迎春神似的，用拳头般大小的石头堆垒呢？”有人问：“你能办到吗？”于是因这个偶然的机会我为他们叠了一座峭壁山，一旁观看的人称赞不已：“就好像峻美的真山一样！”于是我制作假山的声誉远近闻名。恰巧，常州有位做过布政使的吴又于公闻名来邀请我去。吴公在城东购买了一块土地，这块地原是元代相国温国罕达的故园，只有十五亩。吴公对我说：“用十亩土地建造住宅，剩余的五亩可以仿效宋代温国公司马光‘独乐园’的形制建造园林。”我察看了园址情况，地势很高，而探查其水源又很深，乔木高耸，上干云霄，虬枝低垂，下拂地面。我说：“这里的地形不仅应选用合适的石头垒山以增加高度，还应挖去一些泥土以增加深度，使乔木在山腰形成高低错落之势。裸露地面的盘根处嵌入石头，就好像山水画的意境一样；再沿着池边的山坡修建亭台，使池子的水面泛起参差错落的倒影，挖掘篆书般曲折的沟壑，上面架飞廊，将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意境。”园林建造完成后，吴公喜笑颜开地说：“从步入园林到走出园林，用脚步计算约有四里，我自认为江南的胜景，已尽收我这个园中了。”还有一些小型建筑，虽是些片山斗室，但我认为胸中所蕴藏的奇思妙想，也基本上得以尽情发挥，自己愈加感到高兴。时值内阁中书汪士衡，邀请我到涇江县城西去修建园林，我的构思似乎很合他的志趣。他的这个园林与吴又于公所建造的园林，一并驰名于江南江北。闲暇的时候我整理自己的草稿和图式，取名《园牧》。姑孰县的曹元甫先生云游到涇江，主人与我一道陪他参观、住宿两天。曹元甫先生对园林称赞不已，认为就像荆浩、关仝的山水画一样，并问我何时能用笔写成著作。于是我拿出写的书

稿给曹元甫先生过目，曹元甫先生说：“这是自古以来未曾听过见过的，为何要取名为‘牧’呢？这可是你的创造，应把它改名叫‘冶’才行！”

时值崇禎四年（1631年）秋末，杏道人空闲时写于慰冶堂中

冶叙

【原文】余少负向禽志，苦为小草所继。幸见放，谓此志可遂。适四方多故，而又不能违两尊人菽水，以从事逍遥游，将鸡埭、豚栅、歌戚而聚国族焉已乎？奎江地近，偶问一艇于寤园柳淀间，寓信宿，夷然乐之。乐其取佳丘壑，置诸篱落许；北垞南陔，可无易地，将嗤彼云装烟驾者汗漫耳！兹土有园，园有“冶”，“冶”之者松陵计无否，而题之“冶”者，吾友姑孰曹元甫也。无否人最质直，臆绝灵奇，依气客习，对之而尽。所为诗画，甚如其人，宜乎元甫深嗜之。予因剪蓬蒿瓯脱，资营拳勺，读书鼓琴其中。胜日，鸠杖板舆，仙仙于止。予则“五色衣”，歌紫芝曲，进兕觥为寿，忻然将终其身。甚哉，计子之能乐吾志也，亦引满以酌计子。于歌余月出，庭峰悄然时，以质元甫，元甫岂能已于言？

崇祯甲戌晴和届期，园列敷荣，好鸟如友，遂援笔其下。

石渠阮大铖

【译文】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怀着像长平、禽庆那样隐逸山林的志向，苦于被仕途所羁绊而不能实行。幸而我被罢官放逐回家，自认为可以实现自己的这个志向了。时值天下战祸频发，且我又不能放弃对父母大人的孝养，自个逍遥云游。我难道从此将与鸡窝、猪圈相伴，与家人故旧厮守终身吗？我家乡离奎江很近，偶然雇得一艘小船来到寤园柳淀之间，住宿了两夜，过得很是愉快。我喜爱这里美丽的景观，所有幽美的丘壑都罗

列在篱落之间。却有自然山水的意境。北上可游山水园林，南下家乡可孝养父母双亲，何必再去遥远的地方去云游，可笑那些超然世外、漫无边际的仙游之举了！这个地方有园林，园林就需要创造。写出造园著作是松陵县的计无否，而将其书题名为《园冶》的人，是我的友人——姑孰县的曹元甫。计无否此人很质朴直率，想象力、悟性不凡，全无庸俗虚伪的习气。他所作的诗画，和他自己很像，这大概是元甫非常喜欢他的缘故吧。因此我清除了一块边隅地上的杂草，花费资财建造山水园林，在园中读书抚琴。佳节吉日，扶杖驱车迎奉父母，在园林中轻歌曼舞。我效仿老莱子穿上“五色衣”，唱起《紫芝曲》，为父母敬酒贺寿，就这样悠闲快乐了此一生。太好了，计无否的才能使我的志向得到满足，我也斟满酒杯酬敬计无否。当歌舞停罢，月儿升起，庭峰寂静的时候，我就这段文字去征询元甫的意见，元甫还能说什么呢？

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四月，满园欣欣向荣，小鸟依人，于是在此美景之下提笔书写。

石渠阮大鍼

题词

【原文】古人百艺，皆传之于书，独无传造园者何？曰：“园有异宜^[1]，无成法，不可得而传也。”异宜奈何？简文之贵也，则华林^[2]；季伦之富也，则金谷^[3]；仲子之贫也，则止于陵片畦^[4]。此人之有异宜，贵贱贫富，勿容倒置者也。若本无崇山茂林之幽，而徒假其曲水^[5]；绝少“鹿柴”“文杏”之胜^[6]，而冒托于“辋川”^[7]，不如嫫母傅粉涂朱^[8]，只益之陋乎？此又地有异宜，所当审者。是惟主人胸有丘壑，则工丽^[9]可，简率^[10]亦可。否则强为造作，仅一委之工师、陶氏^[11]，水不得滌带之情，山不领回接之势，草与木不适掩映之容，安能日涉成趣哉？所苦者，主人有丘壑矣，而意不能喻之工。工人能守不能创，拘牵绳墨^[12]，以屈主人，不得不尽贬其丘壑以徇，岂不大可惜乎？此计无否之变化，从心不从法，为不可及；而更能指挥运斤^[13]，使顽者巧、滞者通，尤足快也。予与无否交最久，常以剩水残山，不足穷其底蕴，妄欲罗十岳^[14]为一区，驱五丁^[15]为众役，悉致琪花瑶草^[16]、古木仙禽，供其点缀，使大地焕然改观，是一快事，恨无此大主人^[17]耳！然则无否能大而不能小乎？是又不然。所谓地与人俱有异宜，善于用因，莫无否若也^[18]。即予卜筑^[19]城南，芦汀柳岸之间，仅广十笏^[20]，经无否略为区画^[21]，别现灵幽。予自负少解结构，质之无否，愧如拙鸠。宇内不少名流韵士，小筑卧游，何可不问途无否？但恐未能分身四应，庶几^[22]以《园冶》一编代之。然予终恨无否之智巧不可传，而所传者只其成法，犹之乎未传也。但变而通，通已有其本，则无传，